

“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”

苏珊·桑塔格日记第二卷在美出版



安迪·沃霍拍摄的桑塔格。



桑塔格在书房里。



晚年时桑塔格最醒目的标志是额前的一缕白发。

桑塔格全盛时期的记录

2004年,苏珊·桑塔格因癌症不治逝世。桑塔格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,自《反对阐释》开始,每一本桑塔格著作的问世,都是美国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。这种现象,甚至直到桑塔格死后都仍然延续。桑塔格逝世后,许多有关她生平逸事的著作陆续出版,包括桑塔格生前女友、传奇女摄影师安妮·莱博维茨编写的图文书《我和苏珊在一起的岁月》,其子戴维·里夫的《死海搏击: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》等。而所有这些在桑塔格身后出版的著作中,当属桑塔格日记的出版最令人期待与激动,因为关于桑塔格,没有人谈论得比她自己好。

桑塔格生前留下了大量日记,在她去世后由其子戴维·里夫整理编辑,计划共分三卷出版。第一卷以《重生》为名已于2009年问世,台湾麦田已于2010年翻译出版。第一卷的时间是由1947年到1963年,是桑塔格从16岁到30岁时的记录。在这本日记中充斥着少女的躁动、对于自己写作野心的思考、以及情欲的受挫。如果说二十多岁的桑塔格的生命有什么中心内容的话,那就是不顾一切地去经历:如饥似渴地阅读、疯狂地投入到爱的漩涡当中(哪怕是遭到拒绝和唾弃)、竭尽全力地去“理解”她所阅读和所经历的一

切。对于桑塔格来说,她的生活和她的写作(或者说她为写作所做的一切准备)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不可分的。在《重生》中,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是:“没有人能阻止我成为作家,好作家,惟除懒惰。”

桑塔格日记的第二卷是她31岁到47岁期间(1964-1980年)的记录。这段时间,正是桑塔格在纽约文坛如日中天的时期。1966年,桑塔格因《反对阐释》一书一鸣惊人,此后,她陆续写出了《激进意识的样式》、《论摄影》、《疾病的隐喻》等名著。如果说《重生》时期的桑塔格还只是一个充满写作野心的“预备作家”,而此时的桑塔格,则已经完成了她的积累,成了一个极具权威感、具备自己独特声音并懂得如何运用这种声音的大作家了。这一时间的日记内容,不能不让人更为期待。

“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害怕:我的痛苦配不上我”

《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》(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)这个题目取自桑塔格1965年5月22日的日记,当时她32岁。“关于思考的小说”——日记里这样写,“一个艺术家思考他的工作。”在日记本的边缘,她补充道:“一个精神性的项目——但是与创造一个物体联系在一起(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)。”这是一个极短的段落,但是极具启发性。日记本对于桑塔格来说,从来不是一个记录个人隐私的地方,而是“一个艺术家思考她的工作”的地方。而从“思考”到作品实现的过程,即是一个“精神性的项目”与一个“物

体”联系在一起的过程。“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”这个表达,或许就是所有艺术创造过程的一个抽象;作品即是一个作家的灵魂,她必须通过写作,去为她的灵魂赋予形式。正如Bookforum的书评人Christine Smallwood所说的那样,“在伟大的作品之外,没有伟大的生活。在我看来,理解桑塔格的一切方法都已经在她的批评和她的小说中了。她的私人写作不提供任何能够解释她作品的隐私;相反,我们需要她的作品去理解她的日记。”

和《重生》一样,这本日记中的内容是高密度的,省略性的,跳跃性的,日记里有大量的摘抄、无穷无尽的书单、关于写作的想法、与不同时期女友的关系、以及详尽的自我分析。关于私人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。70年代,桑塔格患了乳癌,奇怪的是,这件极大地影响了她生活的事她在日记里几乎只字未提。对于桑塔格来说,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一个作家,一个伟大的作家。如果说桑塔格二十多岁时最大的忧虑就是自己会不会有足够的经历,那么她这一阶段最大的忧虑就是自己是不是足够伟大。她在日记里写道:

在任何一个时代,都同时存在三组作家。第一组:那些已经知名的,获得了“地位”的作家,他们已经成为他们自身语言当中其他同辈作家的参照点(例如:艾米尔·斯塔格尔、艾蒙德·威尔逊、V.S.普里契特)。第二组:国际性的作家——他们已经成为跨越欧洲、美洲、日本等地的同辈作家的参照点(例如:本雅明)。第三组:那些成为许多语言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参照点的作家(例如:卡

夫卡)。我已经在第一组,正处在被接纳进第二组的边缘——但我只想进第三组工作。

对于桑塔格来说,这种对伟大的欲求是她最终也是惟一的目标,这不仅仅是一种虚荣心,而是一种本能的生命需要,一种生命形式。在一个日记条目中,桑塔格写道:

“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害怕:我配不上我所承受的痛苦。”(陀思妥耶夫斯基)

“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害怕:我的痛苦配不上我。”(桑塔格)但是在她的同时代人中间,桑塔格是孤独的。对于他们来说,她思考得太快、太有活力、太善于感受。她写道:

“人们在那儿——真实的人。但是他们是小写的人,几乎是迟钝的,几乎不像在活着,不在感受或思考。我必须去教会他们怎么思考+怎样生活,这样我才有人去交谈,有人去喜欢,有人去欣赏……他们自己太懒了,懒得自己去去做这些事情。我相信只要他们想,他们也得做到,如果他们真正尝试过的话。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被那些激励着我的想法+活力所激励。”

“死亡=一个人完全困在自己的头脑中”

和我们想像中的作家形象相反,对于桑塔格来说,孤独是完全无法承受的(这一点我们从《重生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)。孤独对于桑塔格来说是死亡的一种形式,而生活则意味着拥抱整个世界。在1951年的一则简短日记中,桑塔格写道:“我头脑清楚地嫁给了菲利普+害怕我那朝向自我毁灭的意志。”18岁的她和自己的老师菲利普·里夫结了

婚并有了孩子,几年后,从巴黎归来的桑塔格提出离婚,或许不单单是她的同性恋倾向让她提出离婚的,在日记中桑塔格写道:“我发现菲利普变得无法忍受,他对我们所谈的话题极不敏感。”在1964年,桑塔格写道:

死亡=一个人完全困在自己的头脑中

生活=世界
在1965年,她又写道:
只有在两种情况下,我才能思考,真正地思考:
在打字机前或者在这些笔记本上(自言自语)

与他人交谈(对话)
我们所熟知的高度自信的桑塔格在日记中并不总是那么自信。在另一段日记中,桑塔格写道:“我还知道——随着时间的流逝——我不够聪明,成不了叔本华或尼采或维特根斯坦或萨特或西蒙娜·薇依。我致力于进入他们的阵营,作为一个弟子;在他们的层次上工作。我曾有过,我知道——我有一副好头脑,甚至说一个强大的头脑。我很善于理解事情——+整理它们——并且使用它们(我分类学家的头脑)。但我不是天才。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。”这段日记读起来几乎让人有些伤感。那个早年无比自信的桑塔格去了哪里?也许是70年代她的电影上映时评论界褒贬不一的反应给她造成了打击?也许是癌症的折磨比我们想像的要大?也许是失败的恋情带来的伤害?(这一点在日记里确有明证。)但无论如何,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关于桑塔格的神话,我们所要做的,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她那些引人深思的作品。

□乔苏(书评人)



苏珊·桑塔格日记第二卷,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, Farrar, Straus, and Giroux出版社, 2012年4月10日出版。